

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及教育启示

——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田雨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er.v8i6.6126

[摘要] 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概念，并科学揭示了其本质内涵。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变革，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现象呈现出新的特征，既保留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共性特征，又融入了崭新的时代特性，具体表现在劳动主体、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及劳动关系四个层面。为此，需要回归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从合理规范智能技术、重新发掘和恢复人的主体性、构建数字交往与数字命运共同体三方面入手，为解决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提供可能路径。

[关键词] 数字时代；劳动异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图分类号：A811.1 **文献标识码：**A

Labor Alienation a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Based o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Yu Tian

Marxism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Marx first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alienated labor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scientifically revealing its essential natur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uman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digital age, where labor alienation manifests new characteristics. These phenomena retain the common features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while incorporating distinct contemporary attribute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four dimensions: labor subjects, labor products, labor practices, and labor relations. To address this issue, it is necessary to refer back to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d explore potential solutions through three approaches: rational regul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rediscovery and restor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a digit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words: digital age; labor alienatio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1 引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进行了实践层面的根源性批判，系统化地对劳动异化完成了概念架构，提出了劳动异化的“四对范畴”。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劳动的形式和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异化劳动也被数字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深入探讨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现象，不仅是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劳动本质，为解决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现象的理论溯源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四个维度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首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是异化劳动的直观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人作为劳动产品的创造者，却丧失了对产品的所有权与支配权。“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

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①。”工人虽生产了价值，但这些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仅能通过工资获取部分报酬。这种异化关系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沦为被动的执行者，其主体性被生产对象所规定的要求和节奏所消解，劳动成果成为反制自身的外在力量。其次，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指向劳动过程的非自愿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不再是工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被资本家强制规定的“维持生计的手段”。工人无法自主决定劳动的内容、形式与强度，劳动过程成为痛苦的、机械化的重复劳动，丧失了其作为生命活动的本质意义。工人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劳动异化变为资本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非工人自我实现的途径。再次，劳动者与类本质的异化是异化劳动的深层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但在异化劳动中，这种本质

被彻底扭曲。“异化劳动将自主活动、自由活动降格为手段，也使得人的类生活成了维持人肉体生存的一种方式^[1]。”劳动从“自主活动”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工人被物化，其活动与需求完全受制于物的需要。这种异化不仅剥夺了劳动者对劳动对象的掌控感，更使人的自由意志被资本逻辑所吞噬，劳动者与自身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相疏离。最后，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是前三重异化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与资本家形成对立关系，资本家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实现对工人的统治。同时，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资本家与工人、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均被异化为赤裸裸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种异化进一步使整个社会陷入异化的循环。

3 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现象的新特征

3.1 劳动主体的异化

信息化社会让劳动主体被数字所裹挟，诞生了新的劳动主体——数字劳动者。作为一种新样态的社会劳动形式，其异化程度伴随数字劳动的发展而持续加深。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1]”，这在数字语境下获得了新的诠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社会劳动主体被技术深度“勾连”，其劳动时空逐渐脱离自主控制，陷入“畸形时空”的困境，主体异化程度持续加深且难以实现自我超越。数字劳动者在享受数字产品带来的趣味与体验感时，往往难以察觉自身已深陷数字资本的掌控。这种掌控不仅体现在劳动时间的无限制延长与劳动空间的无限扩张，更在于数字算法对劳动过程的量化规制，使劳动者的行为活动被精确预测与控制。在此背景下，数字劳动者逐渐沦为满足资本增殖欲望的工具，其主体性被严重削弱。数字资本预设的他性镜像，使劳动者在自我认知中逐渐偏离自觉本质，劳动主体的自由意志与数字算法的刚性规制形成尖锐对立。这种矛盾不仅加剧了劳动异化的程度，更对劳动者的心理健康与自我实现构成了严重威胁。

3.2 劳动产品的异化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框架下，劳动产品本应作为劳动者劳动实践的客观化成果归属于劳动者，但现实却是资本家对劳动产品的无偿占有。这种现象马克思总结为“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1]”。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者虽创造了海量数据产品，却难以实质性享有劳动成果。垄断资本平台通过算法与数据控制，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转化为自身利润，劳动者所得报酬与其创造的产品价值严重失衡。这种异化导致劳动者在劳动产品面

前呈现“外化”状态：劳动者的生产活动越活跃，其与产品“类本质”的距离越远，产品反而成为“敌对”与“异己”的存在。由此可见，数字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实质上是劳动者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不断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为资本增殖工具的过程。劳动者虽以数据生产参与社会分工，却因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机制，丧失了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与收益权。

3.3 劳动行为的异化

数字时代劳动行为的异化，是技术演进与资本逻辑交织作用下的深刻社会现象。随着信息化社会从传统手工业、工业化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跨越，技术始终作为核心驱动力，重塑着劳动行为与方式的本质。数字劳动行为虽以自我掌控与自由流动为表象，但其本质与马克思所言的工业大生产实体工厂并无区别，“工人的精神也被他的工作本质和他工作于其中的条件摧毁了^[2]”。虚拟场域中的数字劳动，尽管以数字化、网络化形式呈现，却仍构成对劳动者的异己性支配。数字劳动者在资本设置的“角斗场”中，其行为被数字符号所左右，陷入持续的焦虑与被迫劳动之中，担忧落后、收入与淘汰的心理压力，迫使其不断调整劳动行为以适应资本法则。这种扭曲的数字空间，使劳动者在肉体与精神层面均未获得完全的控制权，反而因资本的异化力量而愈发感到不幸。因此，数字时代劳动行为的异化，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双重剥夺。它揭示了数字劳动在表面自由下的深层困境，即劳动者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不得不承受资本逻辑下的异化劳动之苦。

3.4 劳动关系的异化

在数字时代，劳动关系出现了显著的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生产层面，涉及数字劳动者、雇佣平台与服务对象三方主体。首先，数字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存在突出矛盾。数字资本平台在新型雇佣关系中掌握着劳资关系的话语权，特别是大型商业资本平台常通过“代理”及层层“转包”的方式，获取大量廉价数字劳动力。当劳动者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平台能利用“转包”转移责任，损害劳动者权益，造成劳动关系异化。而劳动者维权时，平台又以“签署条文”为由维护自身权益，使劳动者处于绝对劣势。其次，数字劳动者与被服务对象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资本（用工方）搭建的如美团、滴滴、盒马等算法平台，借助评价体系对数字劳动者进行全方位“监控”。尽管这种方式有助于平台对用工者的评价与监管，但随着评价指标的异化，数字劳动者日常面临着拼时间、赶路程、看倒计时等压力。这种不合理的工作状态长期持续，使得劳资关系矛盾日益凸显。总之，数字时代劳动关系的异化，既表现为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权利义务失衡，又体现在劳动者与服务对象关系因算法评价体系而扭

曲，这不仅影响了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也对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构建带来了挑战，需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4 解决数字时代劳动异化问题的路径

4.1 规范智能技术：立法确权与算法透明化

数字时代劳动异化问题凸显，智能技术是重要诱因，合理规范智能技术成为解决数字劳动异化问题的关键路径。一方面，政府需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智能技术的监管力度。政府既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为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划定明确边界，也要针对平台算法推荐机制可能带来的不公平对待问题，制定算法管理规定。另一方面，企业作为智能技术的使用者和数字劳动的组织者，应增强自律意识，合理运用智能技术。企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认识到智能技术是提升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工具，而非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在技术应用过程中，企业应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权益和需求，避免过度依赖智能技术而忽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总之，解决数字时代劳动异化问题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政府通过加强监管为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提供规范指引，企业通过加强自律确保智能技术的合理使用，共同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数字劳动环境。

4.2 重构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在《手稿》中由“物的异化”进而分析了“人的异化”，提出共产主义就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要想走出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困境，同样离不开对人思维方式的更新和对人存在方式的把握。一方面，必须统筹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正确运用数字技术以高扬人的主体性。数字技术虽解放了人的实践能力，却也存在使人受技术控制、丧失自我意识的风险。为避免数字异化，必须凸显人的主体性。人需重新发掘自我裁决与主张的能力，辩证看待技术与人的关系，认识到技术是人体器官的延伸，规避其工具理性，防止被技术奴役，让技术成为促进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助力，使人摆脱数字异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必须培养有效获取信息的能力，利用数字技术全面提升个人素质，将个人“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4]”。数字时代信息繁杂，缺乏信息捕捉和筛选能力的人易被信息淹没。因此，养成准确捕捉和筛选信息的能力十分关键，这有助于个人拓展视野、避免陷入“信息茧房”。个人要提升自我判定、决断和创新能力，勇于探索未知，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加大

对数字平台的监管力度，完善数据保护和个人隐私相关法律法规，限制平台对用户信息的不当获取。同时，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为个人素质提升和能力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4.3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在数字时代，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劳动异化问题的重要路径，其核心在于通过构建数字交往共同体与数字命运共同体，重塑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与发展模式。一方面，共同构建数字交往共同体是基础。资本逻辑下技术与人的关系倒置，导致技术对人的统治，但数字技术也蕴含着解放潜能。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人联合体理念，为数字交往共同体指明方向，即构建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强调数字资源互利共享、平台交流合作的社群，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创造人际交往新空间。需打破逐利的数字资本主义平台垄断，构建平等共享的公共媒介平台，将数字公地和资源的使用权限归还大众，实现数字资源的公开与共享。另一方面，共同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是关键。数字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需世界各国协同应对。各国应从全人类共同福祉出发，秉持数字共治、技术共享原则，消弭数字鸿沟、破除数字隔阂，解决因数字技术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全球分配正义与数字公正问题，减少数字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同时，应积极加强国际协作，拓展数字技术应用范畴，推动数字资源与技术的全球共享。在国际合作中提升数字技术驾驭与治理能力，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人文交往领域，抵御数字技术垄断与霸权，构建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唯有认识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合理运用数字技术并赋能社会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数字劳动异化问题。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8-49,52,57.
- [2] 波特尔·奥尔曼.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 王贵贤，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8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54.

作者简介：

田雨（2001.08-），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